



社会理论译丛



自由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Liberalism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自由主义的终结 · 自由主义的终结 · 自由主义的终结

❖ ❖ ❖ ❖ ❖ ❖ ❖ ❖ ❖ ❖
❖ 社会理论译丛 ❖
❖ ❖ ❖ ❖ ❖ ❖ ❖ ❖ ❖ ❖

自由主义的终结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等著
郝名玮 张 凡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的终结/[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著;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社会理论译丛)

ISBN 7-80149-617-5

I. 自… II. ①伊… ②郝… ③张…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577 号

·社会理论译丛·

自由主义的终结



著 者:[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等

译 者:郝名玮 张 凡

责任编辑:程晓燕 刘德中

责任校对:同 文 刘玉霞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3.75

字 数:326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ISBN 7-80149-617-5/D·095 定价:26.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445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fter Liberalism

©1995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1989 by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Utopistics Or, Historical Choic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8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拥有上述三部作品中文版独家使用权

作者简介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特伦斯·霍普金斯 (Terence K. Hopkins)，乔瓦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分校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劳代尔命名的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该中心主任。他们分别或共同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专著和论文，如《世界体系分析》、《反体系运动》等。

观点清晰，论证有据，见解深刻。

——《纽约时报》

华勒斯坦凭借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阐明了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而他敢于思考未来的这种勇气尤为令人钦佩。

——弗朗西丝·福克斯·佩文

（《美国社会纽带之断裂》一书的作者，
[与理查德·克劳厄德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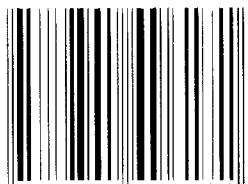
华勒斯坦虽然说人们难以预测未来，但人们将会了解到他的一些思想（如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这些思想洞若观火，是高度智慧的体现。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彼得·沃斯利

（《认识》和《号角即将吹响》的作者）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617-5



9 787801 496171 >

ISBN 7-80149-617-5/D·005

定价：

26.00元

目 录

第一篇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自由主义之后 1

第二篇

乔瓦尼·阿里吉

特伦斯·霍普金斯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反体系运动 269

第三篇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有托之乡——21 世纪之历史抉择 361

第一篇

自由主义之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著

郝名玮 译

目 录

致 谢	5
绪论：自由主义之终结？	7

第一部分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后续时期： 我们能够重建吗？

第一章 冷战与第三世界：美好的过去？	15
第二章 和平、稳定与合法性，1990~2025/2050 年	29
第三章 非洲希望何在？世界希望何在？	49

第二部分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胜利

第四章 三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有关 现代性的欺世之争	71
第五章 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之合理性： 一种历史阐释	95
第六章 国家发展观，1917~1989 年： 挽歌与安魂曲	111

第三部分 自由主义者们的历史困境

第七章	何种现代性之终结？	125
第八章	自由主义难以克服的矛盾： 现代世界体系地缘文化中的人权与民权	144
第九章	发展之地缘文化，还是我们的地缘文化之 变革？	162
第十章	美国与世界：今天、昨天和明天	176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之衰亡， 还是资本主义岌岌可危？

第十一章	革命是变革的战略和策略	206
第十二章	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衰败后之马克思 主义	215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之衰微	229
第十四章	自由主义之垂死挣扎：发展变革之希望 何在？	249

致 谢

原作的出版商们均欣然合作，同意采用他们已出版过的文字。对此，我深表谢忱。

《冷战与第三世界：美好的过去？》，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1991年4月27日；

《和平、稳定与合法性，1990～2025/2050年》，文载G. 伦德斯塔德主编的《大国之衰微》，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出版社，奥斯陆，1994；

《非洲希望何在？世界希望何在？》，文载A.O. 奥卢科希、L. 沃尔吉穆特主编的《发展的道路：21世纪的非洲》，北方非洲研究所，乌普萨拉，1995；

《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之合理性：一种历史阐释》，文载《社会正义》第19卷第1期，1992年春季号；

《国家发展观，1917～1989年：挽歌与安魂曲》，文载《美国行为科学家》第35卷第4～5期，1992年3～6月，塞奇出版有限公司同意再次发表；

《何种现代性之终结？》，文载《理论与社会》第24卷，1995；

《自由主义难以克服的矛盾：现行世界体系地缘文化中的人权与民权》，文载《南大西洋季刊》第9卷第4期，1995年秋季号；

► 6 自由主义的终结 ◀

《发展之地缘文化，还是我们的地缘文化之变革？》，文载《亚洲展望》第17卷第2期，1993年秋冬季号；

《美国与世界：今天、昨天和明天》，文载《理论与社会》第21卷，1992年2月1日；

《革命是变革的战略和策略》，文载A. 卡拉里等主编的《后现代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吉尔福德出版社，纽约，1994；

《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衰败后之马克思主义》，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之《经济评论》，1992年2~3月；

《自由主义之衰微》，文载R. 米利班德、L. 帕尼切主编的《社会主义者论丛，1992年》，默林出版社，伦敦，1992；

《自由主义之垂死挣扎：发展变革之希望何在？》，文载《新左派评论》，第204卷，1994年3~4月。

绪 论： 自由主义之终结？

柏林墙倒塌，苏联继而解体，人们额手称庆，认为共产主义消亡了、马列主义这股意识形态力量式微了。无疑，这样做和这样认为都是正确的。而认为这些事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衰微，**更加**表明了我们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

本书专门阐释这一论点。书中收入 1990～1993 年间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成稿于思想上极度困惑时期：当时世界大混乱，普遍的、过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开始消失，一种广泛的忧虑和沮丧情绪则开始不断扩散。

人们对 1989 年已作过广泛的分析研究，认为 1989 年是 1945～1989 年这一时期之终结，亦即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年份。本书认为，将其视为 1789～1989 年这一时期之终结更能说明问题，即这一时期是自由主义这一现行世界体系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地缘文化——从胜利走向衰微、从兴起走向最终消亡的时期。因此，1989 年应是一个政治—文化时代——一个技术取得惊人成就的时代之终结。这一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现实，认为这些口号马

上、抑或不久即将变为事实。

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左派的学说，一直是典型的中间派学说。其鼓吹者们自以为最稳健、最明智、最仁慈。他们既反对往昔那种不正当的特权（他们认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特权），又反对无视效益和贡献的那种轻率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主张这一平均主义）。自由主义者们总是竭力将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人编凑到两个极端，自己居中。1815～1848年间，他们声称既反对保守主义者，也反对共和主义者（或称民主主义者）；1919～1939年间，他们声称既反对法西斯分子，也反对共产主义者；1945～1960年，他们声称既反对帝国主义者，也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者；80年代，他们声称既反对种族主义者，也反对逆向种族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声称，自由主义政府——改良主义的、法制的、稍持自由意志论的政府是惟一能够保障自由的政府。对一小部分人来说，这也许没错；他们的自由是得到了保障。但不幸的是，这一小部分人始终只能是少数，永远难以使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声称，只有自由主义政府才能保证无约束的秩序。右派评论家们断言：自由主义政府不要约束，就是默许动乱，就是怂恿动乱。左派评论家们则坚持认为：掌权的自由主义者们实际上首先关心的就是秩序，不惜采取种种实实在在的镇压措施，而且只有一部分措施是隐蔽的。

我们将不再次阐释自由主义这一美好社会基础的是非功过，而是要对自由主义作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要分析清楚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兴起的历史背景、迅速传播并首先仅在几个国家（然而强大的国家）、而后在世界范围的世界体系内胜利地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情况及其近年来又突然衰微的原因。

大多数论著认为，自由主义源自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政治

动乱。然而断言自由主义成了世界体系中地缘文化的主要信条就有点成问题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自由主义 1914 年在欧洲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有些分析家则认为自由主义当时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我却认为，自由主义发展的顶峰在 1945 年后的一段时期（直至 1968 年），即美国称霸世界体系的年代。再者，我关于自由主义获胜的原因——主要与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有关——的观点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

然而我料想，最会引起人们反对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共产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赢得了最终胜利，而是决定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诚然，那些闭门不看现实的世界右派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是说法不同；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玩弄口号的恶意中伤者，就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幻想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乌托邦；另外一些人则准确地看到了世界秩序即将发生变化，从而惊恐不已。

美国此刻正倡导“同美国结盟”，以扬弃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帮着强制世界各国扬弃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这些明目张胆的反动政策已在东欧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可能要在美国引起同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这些政策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大多数人当前的经济状况。但这一反应并不意味着要转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只能说明：恢复了元气的反动分子们当今正宣扬的一种主张——既对市场作假意的吹捧、又立法危害穷人和移民的利益——不能为没有前途的改良主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办法。总之，我的看法与他们截然不同。我的看法与那些持有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这一看法的人相同。为了探明我们能否挽回点颓势，为了探求我们能在困境中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同自由主义遗留给世界的思想混乱作斗争的方法，我认为

我们必须冷静地审视一下自由主义的发展史。

我不着意抹黑，也不粉饰太平。我认为后自由主义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比以往 500 年间任何一次都更为重大。我知道，享有特权的集团非常清楚“必须以万变保不变”这一点，并在机智巧妙地付诸实践。我明白，解放力量确实实已是只有出气而没有进气了。他们看到，为之奋斗了 150 年的政治规划——通过一国一国地夺取政权以实现社会变革的规划真正是落空了。而是否有另外的规划可供选择，他们心里也完全没底。从前的规划（即世界左派的战略）由于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即使是像列宁主义这样的声称最最反对自由主义、最最革命的派别亦如此），一开始就失灵了。不弄明白 1789～1989 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可能为求得解放而制定出 21 世纪可行的规划。

而就是我们弄明白了 1789～1989 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我们一致认为下一个 25～50 年间是个全面混乱、分崩离析的时期，是个我们为建立何种新世界体系而进行剧烈政治斗争的时期，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仍是“现在怎么办？”人们现在茫茫然、忿忿然、又心生疑惧——有时甚而绝望不已，但绝非是听天由命。尽管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传统”式的政治活动可能不会有结果，但世界各地仍强烈地感觉到人们要采取政治行动了。

不可能再作“改良还是革命”这样的选择了。我们曾为此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结果只不过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改良者们并不心甘情愿地进行改良；革命者们对变革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从总体上看，实施变革所取得的成就比变革的倡导者们想要取得的少，没有他们担心的那么多。这其实是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广泛一致性强加给我们的结构性的制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然而，如果对即将发生的事比较恰当地称之为解体、而不